



《毁》张悦然

《八月未央》安妮宝贝

《风里密码》刘莉娜

《阴天》周嘉宁

《消失在沉默的夏天》李萌

《宋宋》张怡微

《葡萄藤下的女人》颜歌

一厘米微蓝

《萌芽》美文精选 (2000~2006) · 情

张悦然 颜歌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厘米微蓝 |

《萌芽》美文精选 (2000~2006) · 情

张悦然 颜歌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厘米微蓝:《萌芽》美文精选:2000~2006·情/
张悦然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02-006004-7

I. 一...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362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特约策划:罗晓荷
装帧设计:高静芳

一厘米微蓝

Yi Li Mi Wei Lan

张悦然 颜 歌 等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30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62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6004-7

定价 25.00 元

序

萌芽杂志社主编 赵长天

萌芽杂志创刊48年了，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二十年前，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外延形象》就是作为“萌芽丛书”之一种，由萌芽编辑部编辑、重庆出版社出版的。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后来曹阳继任主编，依然曹随萧规，继续编辑“萌芽丛书”。出书，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但是后来，由于社会发生了变化，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编辑出版“萌芽丛书”也就被迫中断了。

近年来，萌芽杂志终于走出低谷，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新作者只要在《萌芽》连续发表作品，或者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立刻崭露头角，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他们喜欢的书，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

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从今年开始，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并将除了《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



选》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萌芽书系》。《萌芽书系》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包括《萌芽》精选本;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兼容并蓄,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萌芽书系》,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

《萌芽》创刊 50 周年,我们编选了一套“50 年文选”作为纪念。99 读书人文化公司的黄育海兄建议另编一套“2000—2006 年的文选”,我也表示同意。因为不同的选本有不同的编选眼光,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而且,2000 年到 2006 年对于《萌芽》,有一点特别的意义。

尽管《萌芽》有着不算短暂的历史,有过曾经的辉煌,但到了 1990 年代的中后期,真是惨淡经营,凄惶度日,不知前景何在。经过 1996 年开始的改版和 1998 年开始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萌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寻到了新的发展道路。2000 年开始,杂志发行量明显上升,影响力明显扩大。一些年轻作者,虽然还说不上成熟,作品的质量也众说纷纭,但确实被年轻读者们喜欢,名声也超越了年轻人的范围,被社会所广泛认可了。到 2005 年,《萌芽》以 50 万的发行量创造了历史的记录。这是一个对于《萌芽》非常重要的阶段,用一套选本的方式作一个纪念,还是很有价值的。

对这个选本里的作者和作品,《萌芽》的老读者应该都是很熟悉的,保留在身边,翻翻看看,自会有一种亲切的怀旧萦绕;对于《萌芽》的新读者,还没有认识这些作者和作品的年轻人,那么,结识一下吧,我相信你们不会感觉失望的,你们会喜欢你们哥哥姐姐喜欢过的那些文字。

我也推荐中老年读者不妨读读这些文章。你们可以从了解当今的年轻人,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内心世界。世界的未来总是属于他们的,了解他们,就是了解明天。你难道不想了解明天吗?

对于《萌芽》的编辑,我们对这些作品怀有更加复杂的心情,不仅仅是喜欢,还有一种血缘相连的亲情,就像偏爱我们自己写出来的文字一样珍惜。我真心希望读者也能珍爱这些散发着青春气息的文字。青春,总是美丽的。

2007年1月

目 录

序	1
《风里密码》刘莉娜	1
《八月未央》安妮宝贝	10
《阴天》周嘉宁	45
《当初她不知道》钟慧	54
《毁》张悦然	61
《我说 等一等》苏德	74
《伊子》伊子	94
《这些那些》张悦然	105
《我不想告诉你》马中才	123
《为你写日记》许思窈	140
《青春散场》庞婕蕾	155
《路口》王皓舒	168

《不在·怀念》俞菀	188
《这么多年》黄璐	216
《记得要忘记》谭少亮	225
《消失在沉默的夏天》李萌	250
《丫头晚安》马中才	274
《宋宋》张怡微	290
《乒乓的 38 度 8》徐璐	322
《葡萄藤下的女人》颜歌	345

风里密码

* 刘莉娜

高二临近期末的一堂生物课上,预备铃刚刚打响,我正把脑袋埋在胳膊里“休眠”,忽然,门被重重地推开了,生物老师带着一阵凉风急急地走进教室。本来这也没什么,任何老师推门进来都会给沉闷的教室带进一阵清爽的风,但,偏偏,就在我抬起头的时候,一股很浓的酒味扑面而来。那一瞬间对我来说,真正是一个魔法时刻——迷迷糊糊的女生,有点烦乱的教室,像风一样的老师,微微辛辣的酒味——我忽然觉得心里重重地震动了一下,就像一枚胡桃被一下子敲开了外壳,坚果的那种微凉清涩的淡淡香味立刻就弥满了整个内心。那种感觉。

第一次,我抬头认真地打量我的生物老师。说起来他教了我也快有一年了,可高二就要结束了,我还从没有注意看过他呢,现



在我赶快看他；他斜靠在讲台的一侧，右手向后勾着浅灰色的外套，左手夹了半支烟，头微微向后仰，眼睛眯起来。他用北京味儿很足的普通话说：“你们先自习，下半堂课我再讲——对不起，上午被朋友硬拖去喝了点酒。”然后就从后排拖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坐在我的正前方。

他坐在那里，我把生物书翻开平放在桌面上，用手支着下巴继续观察他。他的眼睛在茶色镜片的后面微微地闭着，眉峰轻蹙，有点不舒服的样子，但是脸上干干净净的——并不是“不脏”的那种“干净”，而是，而是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像一枚刚摘下来的水果，清新，爽洁，不沾一丁点灰尘的“干净”。——如果不是浑身散发着酒味，我真的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喝了酒。他的头发应该是刚剪过的，发角新新的样子，让人特别想伸手去摸一摸；清爽的短发一根一根向上微翘，不分开，也不向后梳——哪里像别的男教师甲乙丙丁，都梳那种油光可鉴的“西装头”，恶也恶死了。

很长时间，他动也不动一下地坐着，闭着眼，呼吸像大海的潮水，平稳地一起一伏。下午的阳光穿过窗玻璃洒在他的身上，轻薄透明，把周围的空气都变成浅金色了。我细心地看他的脸——有些人，在阳光底下笑着的时候，你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当他们的脸背向太阳的一刹那，马上就变成另一个人了——这时候，浅灰色的影子正落在他的唇角，使他看起来像微微笑着的孩子，看不到压力和不愉快，透明得几乎炫目。在那渐渐淡去的酒

味中,我心里胡桃的清香却越来越浓——我的生物老师,他这样子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真的喜欢他了。

二

从此我开始非常注意有关他的一切。在那一段时间里,我知道他是一个多么有个性的人。他教生物,同时也是学校宣教处的摄影师;他是某一个户外休闲俱乐部的会员,在夏冬长假的时候,就会背着折叠帐篷去登山或者探险;他的围棋下得很好;他骑一辆很拉风的金城摩托;他吸烟很厉害;他独来独往,有点玩世不恭;他有妻子,没有小孩;他都已经三十三岁了,可是,他多像一个刚刚开始长大的男孩呀——我简直不知道,就在我身边,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不拘束,会生活,他不属于这样一个物质的城市,他和我见过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同时,我对生物的“兴趣”与日俱增,我开始想方设法找一些问题去办公室问他。生物是会考科目,高二会考通过就不学了,而此时此刻,会考即将来临。每当我踏着老旧的木头楼梯、穿过窄窄的昏暗的楼道,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每当他有点卷舌音的好听的普通话在我耳边响起时,我的心里真绝望呀。是的,绝望,就是没有一点希望的意思——日子一天一天过得飞快,我就要失去他了。



三

会考的日子终于到了。

在考生物的那一天，我抱了一大本的卷子去办公室找他。那个下午是学校专门放假让我们自己复习的，校园里没什么人，我的同学们应该都在家里背历史吧。毕竟，对理科生来说，四大本历史书实在是一个大大的打击；而生物，因为只有一册课本，及格是不太难的。我的历史和所有人一样空白、陌生，可是那段时间我真的疯了，四本历史书看也不看一眼，一心一意只忙生物。我那时候想，不管了，历史就补考算了，但生物是一定要得 A 的！——要知道，高三理科不学历史，在这种情况下隔一年再去补考，历届的通过人数只比零多一点——而我竟然为了生物而准备去补考历史，可见离疯狂也不远了。

那个下午，生物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他给我讲题，从三点一直讲到六点。在这三个小时里，他一支接着一支地燃起香烟，淡青色的烟雾在我的四面八方无声地荡漾啊荡漾，偌大的办公室里充满了淡淡的烟草味道，有一阵子，我觉得时间都变得不明确，缓慢，稠。窗外暮色四合，他讲完最后一道题目，站起来，抡了一下胳膊，突然跳到桌沿上坐下来，面对着我，扬起眉毛，用上扬的音调说：“你知不知道——我饿死了。”那一瞬间，他的笑脸如孩子一般，有点邪气，可是多么招人喜爱；他的眼睛，清亮的，像一匹年

轻的马的眼睛；他的眸子，透过茶色的镜片显出浅浅的灰色，像鸽子的翅膀那样的灰色，它们非常温和非常愉快，仿佛是在回忆美好的事情。我简直、简直呆住了，话都说不出一句。他看着我笑起来，他的笑没有声音，只是在肩那儿微微地颤动，但那深深的笑容，就像多云天气里一寸一寸从云层里钻出来的阳光一样，使大地突然变得非常灿烂。“明天你要会考了，”他说，同时从桌上一跃而下，向敞开的窗户走过去。我们学校是旧时学堂改造的，所有的窗户都是古色古香的红漆窗棂，窗框一直低到腰那儿，颜色虽然已经由明亮的中国红褪成了酒红色，但仍然不失厚重，华丽，带着江河日下的精致，倾心演绎着上个时代的奢侈。他一直走到窗前，忽然一转身——轻灵、敏捷——那一瞬间，他四周的空气仿佛都被牵动了一般，在靠近窗口的一小片迷离的暮色里旋出一圈一圈浅冰蓝色的漩涡。而他站在这些炫迷的气流中央，用清越和带笑的声音对我说：“你的生物一定得 A 的，明天。你相信我。”

那一刹那，我想，他多像风呀。透明的。无邪的。流动的。风。

在他的背后，月亮已经升上来了，天色还没有黑尽，月亮像一张透明的薄纸。可是那样圆。他向后微仰起下巴，年轻的脸庞在明亮的灯光下没有一丝阴影，干净，美好，笑容浓得化不开。他侧过脸看一眼墙上的挂钟，对我说：“马上就要七点了，我让你看一个奇迹——还有十秒，你来倒计时。”

我看他，他浅浅地笑着，笑容如午后的阳光洒落在瓷的边缘。



我在心里开始数。

十。

风从他四周的空隙吹进来，一根一根拂起我的眉毛，锈红色的厚窗帘微微鼓起，我觉得一切都温柔得说不出；

九。

星星是淡黄色的遥远的灯；

八。

深绿美丽的柏树散发着厚重悠远的树的辛辣气息，在窗口一小块特别银亮的月光里摇曳；

七。

有一片梧桐树叶正在落下，飘啊，飘啊，像跳舞一样。橙色的灯光在上面一闪，一闪，而朝月亮的一边，变成了银色；

六。

夜色在枯了的树和拼命向上长的树间，带子般无声地绕，长长的枝的剪影在里面晃动啊晃动；

五。

树叶相击的毕剥声。整个校园在静默之中好像就要开口叹息；

四。

静。风的声音都听得见，那声音淡得几乎透明，听起来像遥远地方有许多人在唱歌，圣洁温暖的歌。哈里路亚；

三。

我听见有暮归的鸟在老式屋檐下拍打翅膀的声音，便在心里认定了是天使降临的声音；

二。

会有奇迹发生吗？

一。

秒针“嗒”地发出柔软的呓语。

——忽然的，校园里所有的路灯一齐开亮！那些灯光好像琥珀，沉香色的温情千年如斯。在柔黄色的光流中，所有的老楼都从青灰色的夜幕中凸出黛色的轮廓来，连瓦檐上蜷曲旖旎的浮雕都隐约可见。因为夜色掩去了杂乱凋零和烟尘，掩去了屡次修复所拼搭的不和谐，岁月的痕迹隐入夜的背景，那些过去的轮廓突然栩栩如生，整个校园蓦然回到昨天。

他的声音，潮湿的，愉快的，像小雨淅淅沥沥滴打在水泥台阶上。“你看，”他低低地说，“时光倒流了。”

——我一辈子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魔法降临的时候。

四

忙碌的高二的暑假里，我拿到了A等的生物成绩，同时准备“牺牲”掉的历史也通过了。接着，学校先通知说高三因为高考“3+X”改革，所以还要加设生物课，然后又通知我们老师会换掉，换成一个极有经验也极严厉的女教师。我很奇怪自己竟然没有



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真的没有,没有激动,没有失望,只是想他——

想他孩子般干净澄明的笑容。

鸽子灰的瞳仁。

那些环绕着他的浅冰蓝色暮气,是个谜。

当每天秒针“嗒”地靠上七点的那一刻,我想他想得心里发紧,那种感觉真难过,难过,以至于后来我想要哭出来。

是的,他比我大十五岁,他有妻子,他是我的老师——可是,可是,我多喜欢他。做明知道不可以却无法停止的事情真艰难呀,我从此不做这样的人了。

暑假怎么这样这样长。

五

夜深了,夜走了,早晨来了。

一天天很快过去。

高三了。

加设生物。换了老师。从此他教他的高二,我忙我的高考,像两条平行线不相交。

可是,经常,当我勾着脑袋一级一级走在楼梯上的时候,会莫名地猛一抬头,没有任何原因,那是一种感觉,仿佛有奇迹在召唤,——这时候他一定是迎面站在高几级的台阶上的,看见我发

现他了，就立刻轻扬唇角，露出干干净净的笑脸来——我最熟悉最着迷的笑脸——那笑容是玻璃的颜色，一点不张扬，可是多么灿烂！他的愉快立刻感染了我，像干的海绵吸收清水一样飞快，我的心里一片阳光。

我也对他笑，眼睛弯成美好的月牙。此时此刻，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如高二时候那样容易激动了，人有点累，是那种刚挣脱浑浊后的疲慵，可是很平静。

现在我知道我的心是一组密码，在他和风一起进门的那个高二的下午，密码就乱了。那组数字从此变成一个玄之又玄的谜，连我自己都解不开。

也许明天我会懂——可是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